



Paul T. Scheuring

PRISONBREAK

亡命天涯 SEASON TWO 越獄

SEASON TWO **越狱 第二季**
PRISON BREAK
【美】保罗·舒尔林 著 丛日环 编译
亡命天涯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越狱. 第二季. 亡命天涯 / (美) 舒尔林 (Scheuring, P. T.) 著; 丛日环编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9. 9
书名原文: Prison Break
ISBN 978-7-5327-4885-3

I. 越… II. ①舒…②丛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3298 号

Paul T. Scheuring

PRISON BREAK

© 2009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-2008-776 号

越狱(第二季: 亡命天涯)

[美] 保罗·舒尔林/著 丛日环/编译
责任编辑/赵平 美术设计/申析韵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20×1020 1/16 印张 19.75 插页 10 字数: 334,000
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885-3/I·2731
定价: 3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T: 021-56474588

献 给

为自由与公正事业献身的人们

献 给

与公司帝国和金权主义不屈斗争的人们

献 给

所有中国《越狱》粉丝

第 一 章 狩猎季节	001
第 二 章 亡命天涯	013
第 三 章 各奔东西	020
第 四 章 法院惊魂	031
第 五 章 针尖麦芒	041
第 六 章 金蝉脱壳	051
第 七 章 惨遭劫持	061
第 八 章 西行漫记	070
第 九 章 图尔镇	080
第 十 章 地图疑云	090
第 十 一 章 双K农场	100
第 十 二 章 再次相聚	111
第 十 三 章 再次被捕	121
第 十 四 章 库珀之谜	130
第 十 五 章 危机四伏	140
第 十 六 章 纸鹤密码	149
第 十 七 章 鸟澡盆下	159
第 十 八 章 针锋相对	168
第 十 九 章 遥远之谜	177
第 二 十 章 绝地反击	186
第 二 十 一 章 暗战风云	196
第 二 十 二 章 暗度陈仓	206
第 二 十 三 章 正义之音	216
第 二 十 四 章 秘密东行	226
第 二 十 五 章 风车之梦	236
第 二 十 六 章 唯一证据	246
第 二 十 七 章 政权垮台	256
第 二 十 八 章 亡命天涯	266
第 二 十 九 章 惊天阴谋	276
第 三 十 章 善恶有报	286
第 三 十 一 章 再次入狱	296
尾 声	306

第一章 狩猎季节

5月18日晚上21点45分，狐狸河州立监狱，伊利诺伊州

亚历山大·马洪并不是阿根廷人，然而他消瘦而富有棱角的脸庞，倒很像经历过潘帕斯草原^①的季风洗礼。作为特工如云的“FBI芝加哥办”的绝对领袖，这个大个子接到紧急命令，赶到狐狸河监狱。此刻，他正凝神坐在一间办公室内，听着手下的汇报。

马洪的手下还算英俊，满头金发，略显方形的脸庞透着一股书卷气，高耸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。然而，对于军人出身的马洪来说，学院派惯有的桀骜不驯与怀才不遇的神情，一向不为他所欣赏。

惠勒向马洪汇报了当晚发生在“狐狸河”的惊人事件——一个叫迈克尔·斯科菲尔德的犯人在自己的牢房里打了个洞，并带领九名犯人一起从那里辗转到了医务室，最后，包括迈克尔在内的八个人成功地翻越高墙，逃离了“狐狸河”——整件事被惠勒描述得极其简单，仿佛是戴维斯太太的后院刚走失了几只猫。

“这些逃犯都是谁？”

“我这里有份名单，长官。我念给您听——迈克尔·斯科菲尔德，结构工程师，因持枪抢劫被判5年；本杰明·迈尔斯·富兰克林，曾服过兵役，因非法所得失窃赃物被判8年；约翰·阿布鲁兹，曾经是黑帮首领，因两起谋杀及两起蓄意谋杀被判终身监禁；查尔斯·波多谢克，因二级谋杀被判60年；费尔南多·苏克雷，因暴力抢劫被判5年；大卫·阿波斯基，因特大盗窃罪被判5年；西奥多·贝格维尔，因六起绑架、强奸案及一级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；林肯·巴罗斯，因谋杀雷诺兹总统的哥哥……原计划下周执行死刑！”

“他们翻出高墙多久了？”马洪边翻看这些逃犯带有照片的资料边问。

“他们是晚上8点钟翻越狐狸河监狱的高墙的。”

“迈克尔·斯科菲尔德与林肯·巴罗斯是亲兄弟？”马洪抬起眼睛问道。

“没错。”

“那么，斯科菲尔德可能就是整个越狱计划的主谋！”马洪手中的笔重重地在迈克尔的名字上画了一下，并加强了自己的语气。

“别人也都这么说，长官！”

“我需要有关这个人的一切信息，马上！”

就在惠勒走出办公室的同时，敞开的门被礼节性地轻轻敲了几下。得到回应后，女探员福蕾出现在门口，探进半个身子说：“长官，记者们快到齐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5月18日晚上22点03分，蒙大拿州山区地带某别墅，蒙大拿州

蒙大拿晚上的天气还算不错，皎洁的月光斜刺入落基山脉的北段，透过光明路尽头的一栋别墅窗户，洒在一个忙碌的女人后背上。

“哦，不，我身上没有武器！”特伦斯·史泰曼摊开双手，说道。

维罗尼卡·多娜芬上下摸索着，在确定他的棉制睡衣中没藏有任何攻击性武器时，才罢手，“不好意思，在这个当口，我不相信任何人！”

“小姐，我可以给你保证，”史泰曼在客厅的雕花椅子上坐下，语气温和得像一只温顺的羊，“对于你来说，我是个异常安全的人。看看那些止痛剂，它们足以说明一切！”

维罗尼卡从包里翻出相机，将镜头对准史泰曼，“你一定不介意我为你拍张照片吧！”

闪光灯耀过史泰曼有些浮肿的脸后，这个异常安全的人叹了口气，“这么做对你可没有任何好处！”

“听着，史泰曼！”维罗尼卡收起相机，“有人因为‘谋杀你’而被判死刑，你却无动于衷，悠闲地坐在这里？”

“我不是那个挑选林肯·巴罗斯做替死鬼的人。”史泰曼辩解道。

“那是谁干的，难道是你的总统姐姐？”维罗尼卡气愤地质问道。

“你不会明白的。”史泰曼抬眼望向别处，“我不想回答任何问题。我只能说，我只不过是个囚犯。”

“但是，你可以在媒体前站出来，证明林肯的清白！”维罗尼卡大声说道，“你甚至应该早在事情还未发生之前，就阻止它！”

史泰曼望着维罗尼卡，忽然笑了，“我猜，在你的脑海里，所有人都该善良得像神父一样！我什么都不会去做，我只是个囚犯……现在，你也是了。从你关上门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注定走不出这栋房子了。”

维罗尼卡闻言，吃惊地张大眼睛，她猛地转身跑回到门前，使劲地转动那只把手。然而，门已经从外面锁上了，任凭她如何用力，铜制把手依然纹丝不动。

“小姐，你的惊讶似乎来得晚了些。”史泰曼从椅子上慢慢站起身，“你刚走进这栋房子时，就应该问自己，为什么这里连一个保安都没有！”

维罗尼卡欲哭无泪地放开了把手，回过头来望着史泰曼。

“门只能从外面打开，”史泰曼继续说道，“这里所有的玻璃窗都足足有两英寸厚，并且是防弹的……相信我，你既然进来了，就出不去了。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会待在这里陪你聊天的原因！”

维罗尼卡猛地从衣兜里掏出手机——至少她现在还有这个。当她按下号码准备求援时，却忽然发现这个房间里根本没有信号！她急忙走到另一个房间，可是，依然没有信号，她只好又换了一间。

“小姐，手机不会有信号的！”史泰曼喋喋不休地跟在她身后，“要知道，我们是在荒郊野外。更有趣的是，蒙大拿西部没有一座信号塔。”

“闭嘴吧，史泰曼！”维罗尼卡不断地将手机举高又放低，烦躁地说。

“我只是在帮你省点儿力气。”史泰曼耸耸肩，“你根本不了解这些囚禁我的人，他们就像蜘蛛网一样，你越挣扎，情况就越糟。”

“怎么听起来像是懦夫在为自己找借口！”维罗尼卡拿着手机向大厅走去，头也不回地说。

“你不明白，”史泰曼跟在她身后，“如果我不坏他们的事，什么都不说，我就可以活命。”

“你难道愿意这样活着？”维罗尼卡站在大厅里，回身望着他，“活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？看看外面，因为你乱作一团！”

① 潘帕斯草原(Pampas Steppe)位于南美洲南部,阿根廷中、东部的亚热带型大草原。

“我得保护我自己！”

“真相也应该得到保护，史泰曼先生！”

忽然，维罗尼卡欣喜地发现手机竟然有了微弱的信号！她急忙拨打了当地警署的电话。

“不！”史泰曼吃惊地叫道，“你不能这么做！”

维罗尼卡对史泰曼的话不予理睬，她侧着头，听着手机里的等待提示音。史泰曼绝望地走到大厅一侧，拉开抽屉，一把黑色的左轮手枪静静地躺在那里。他拿起手枪，猛地对准维罗尼卡！

“把电话放下！”史泰曼命令道。

维罗尼卡惊恐地盯着他手中的枪，慢慢地放下了手机。两人的目光对视了几秒钟后，维罗尼卡忽然开了口，“你想要怎么样，史泰曼？开枪吗？把我的鲜血溅得满地都是……你别忘了，你还是无法离开这里！杀了我，你以后就要每天面对我的尸体！”

“可至少……在这里，我是安全的。”史泰曼的声音中满是矛盾与困惑。

“一个安全的囚犯？”

“或者说，一个活着的囚犯……如果你让人带走我，哪怕只是一步，我的命就难说了！我放弃了我的家庭、我的全部牙齿……我每天待在这里吃止痛剂，减缓我可悲的生命的痛苦！你根本无法想象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！”

“你也想象不到林肯·巴罗斯与迈克尔·斯科菲尔德兄弟经历了什么！”维罗尼卡大声说道，随即翻开手机，重新拨号码。

“不要逼我！”史泰曼的食指扣在扳机上，慢慢将枪口顶在维罗尼卡的额头上。

5月18日晚上22点10分，狐狸河州立监狱，伊利诺伊州

马洪摘下眼镜，放下手中的笔，慢慢站起身。他绕过桌子走到一面镜子前，开始简单地打理起自己来。他望着镜中的另一个亚历山大·马洪，深吸了几口气，胸腔中的压力与秘密似乎随时会通过喉咙迸发出来，将他的领带瞬间绷紧，使他感到一阵窒息——于是，马洪松了松领带，转身回到桌子前，犹豫了一下，拿起一只黑色的钢笔，终于大步走了出去。

狐狸河州立监狱礼堂。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先谈一下当年谋杀亚伯拉罕·林肯总统的凶手——约翰·威尔克斯·布斯。”马洪走上台，面对台下久候的记者群，抛出了开场白，“将他抓捕归案，警方用了12天。他在逃期间，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写道，‘夜幕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影子是我唯一的情人。’他承认巨大的精神压力驱使他开始抓狂……”

其实，在台下的人群中，有一个人即将抓狂，他就是狐狸河监狱的监狱长——亨利·波普，从他望向台上马洪的目光中，看不到任何欢迎之意。

“精神方面的问题通过逃跑被放大，这是所有逃犯的致命伤。”马洪在无数相机镁光灯的闪烁下，继续说道，“紧跟在他们脚步后面的狗吠声、警笛声，使得他们心中的恐惧慢慢衍化，他们患上了妄想症，而妄想症最终升级为精神错乱……现在，我提起这件事，是因为140年后的今天，这条适用于逃犯的精神定律依然没有改变——逃犯也是人，他们也会害怕。在尝试逃跑之前，什么也停不下他们的脚步。所幸的是，尽管我们的追捕尚未有所突破，夜幕也站在他们的一边帮忙，可是，我们有一样更厉害的法宝——电视。我想动员所有正在收看节目的人，好好看看这些脸……就是这些人，现在是美国头号通缉犯！”

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，人群中的波普转身推开门，气咻咻地走了出去。马洪走下台，避

开试图采访的记者们，快步追了出去。

“狱长先生。”马洪几乎是一路小跑，追上了波普的脚步。

“FBI似乎介入得早了些！”波普头也不回地说，显然正在气头上。

“听着，我明白，”马洪说，“这件案子目前还在你的调查管辖之内，可是，一旦逃犯越过州界线，就应该由联邦政府来处理了！”

“没错，”波普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回头望着马洪，“但是，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！”

“所有人都会祈祷你是正确的！”

波普的“急刹车”使得马洪独自向前走了好几步，他不得不在前方回过身，看着波普说道：“但是，真到了那时候，一切都太晚了！我提议，我们应该抛开部门之间的成见，从现在起，我们开始完全透明地合作！”

波普站在原地，没有表态。

“狱长先生，”马洪忽然压低了声音，“或许你能和我说说有关萨拉·邓克莱蒂医生的事？”

波普愣了一下，随即坚定地摇着头，“无可奉告！”

马洪锐利而深邃的目光从波普的脸上扫过，“从我掌握的情况来看，她或许也参与了这次越狱事件……门不上锁，默许他们进入医务室！”

波普依然摇着头，“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我无可奉告！”

说完，波普甩下马洪，一个人向前继续走去。

马洪冲着波普的背影说道：“你这可不是合作的态度！”

“听着，”波普回过身，用强硬的语气回道，“我不想讨论我的手下！”

“也许你必须这么做！目前来看，她可能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之一。我的人需要跟她谈谈！”

波普的眼神黯淡下来，他随即抬起头，“马洪先生，目前……她谁也不能见……”

5月19日上午9点21分，卡拉麦特河下游宿营地，芝加哥，伊利诺伊州

河边宿营地的矮丛中，经常会有小动物出现，去河边饮水。“茶包”踉踉跄跄地从树林中跑了出来，凌乱的头发和沾满血迹的破烂囚衣，使他看上去仿佛一只在地狱中拐错了弯的魔鬼。他不断地喘着粗气，没走几步便跪倒在草地上，脸部肌肉因过度劳累和疼痛而扭曲不堪。此时，有人正在河边露营，搭起了帐篷。一只浅蓝色的小冷藏箱，就放在“茶包”跪倒的草地上。通常，在河边露营的人都会带上一只冷藏箱，里面装满冰块，以便贮存钓上来的鲜鱼。

“茶包”伸出右手，粗暴地掀开冷藏箱的盖子，抓了一把冰块，塞入干涸的嘴中，痛快地大嚼着。随后，他将怀中抱着的那只已无血色的左手放进了冷藏箱中，不断地在上面加着冰块。显然，他发出的声音过大了，突然，帐篷的门被拉开了，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年轻人跳了出来，喝道：“嘿，嘿，你干什么？”

这个年轻人约莫二十四五岁，看起来凶巴巴的，头戴鸭舌帽，胸口靠近心脏的部位文着一只骷髅，绝非善类。但是，他显然被“茶包”吓坏了，眼前这个血腥的家伙可比他的骷髅更令上帝头疼。

“茶包”像只警觉的狼一样，猛地从身后抽出一把螺丝刀，恶狠狠地指着年轻人。

这时，披着男友上衣的女孩子走出了帐篷，眼前的情景吓得她一下子躲在了男友身后。

“你……你想要什么？”年轻人举起双手，“尽管拿好了！”

“茶包”抓起地上的小冷藏箱，拔腿就跑，突然，他想起了什么，又放下冷藏箱，折了回来。他冲到年轻男人跟前，在他眼前晃动着螺丝刀，目露凶光，用沙哑的嗓音说道：“听着！如果下一秒

钟,你的嘴不在她胸前的那一对‘小型号’上,而在手机上的话,我保证你的狩猎季节就提前结束了!”

年轻人惊恐地点点头。

“茶包”一把抓下年轻人头上的鸭舌帽,抱着冷藏箱,踉跄着跑远了……

5月19日上午9点30分,芝加哥南部丛林,芝加哥,伊利诺伊州

在茂密的丛林中想要不迷路,绝非易事。然而,迈克尔一行人有他们自己的航向标——朝着身后追捕的警察相反的方向跑就对了。贝里克队长带着一队人马,已经追到了迈克尔他们身后不到三百米的地方。贝里克臃肿的身材已经被愤怒吹涨了整整一圈,他像是个穿着警服的氢气球,只要手中的霰弹枪一落地,他随时都会立刻飘到天上去。

身后警犬的狂吠声越来越近,五个人疯狂地在林中的灌木丛中奔跑穿梭着,试图将那些令他们心颤的声音远远甩在后面。警方的抓捕队在警犬的引导下,一路穷追不舍。正跑着,贝里克忽然停下了追赶的脚步,他瞪着眼睛想了想,猛地掉头,朝另一个方向追了上去。

此时,一路狂奔、累得半死的五个人刚好跑到树林中的一块空地上,纷纷停了下来,弯下腰,喘着粗气。突然,一阵沉重的金属摩擦声从前面不远处隐约传了过来。

“那究竟是什么鬼东西?”“百元大钞”敏感地叫道。

林肯扒开树枝向外望去。随着几声火车尖利的汽笛声,一条铁轨出现在树林前方。

“这边!”林肯回身挥动着胳膊,高声喊道。

众人纷纷冲出树林,跑到了铁轨旁边。一列货运列车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,正匀速从这里驶过。五个人朝着火车前进的方向奔跑着,林肯边跑边喊:“我们得追上火车头,从它前面绕到对面去!”

“很高兴你现在还能保持幽默感!”阿布鲁兹喊道。

“这并不好笑!快跑!跑!”林肯大声吼道。

林肯、阿布鲁兹和“百元大钞”冲在最前面,几乎与呼啸的火车头平行了。苏克雷与迈克尔速度稍慢,落在后面,也拼命地奔跑着。巨大的轰鸣声正在考验着每个人的胆量。

“这火车越来越快了!”“百元大钞”喊道。

此刻,抓捕队的队员们先后跑出了树林,端起枪追赶着众人。林肯飞奔着靠近火车头,咬着牙狂奔了几步,将火车头甩在身后三四米远,随即猛地一拐,从铁轨上横穿过去,一头栽倒在泥地上!

阿布鲁兹紧跟着林肯的脚步,也赶在火车头之前穿过了铁轨!

“百元大钞”边跑边惊恐地望着身旁呼啸着的火车头,屏住呼吸,用尽最后的力气加速跑了几步,将火车头甩下不到两米远,左脚猛地踩在靠近自己的那根铁轨上,飞身一纵,从两段铁轨间横着身子跃了过去。他的双脚刚刚飞离两段铁轨之间,火车头便轰地冲了过去,以至于他的鞋底竟然轻轻擦了一下火车车身。

“妈的,简直跟西部片一样!”“百元大钞”坐倒在地,惊魂未定地望着火车,自言自语。

抓捕队离落在后面的迈克尔和苏克雷越来越近了,迈克尔指着一节中间敞开着门的货车车厢,冲苏克雷大喊道:“翻上去!”

“什么?”苏克雷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翻上去!”

苏克雷欲哭无泪地望着奔驰中的列车,又回头看了看抓捕队员手中黑洞洞的枪口,一咬牙

翻身攀上了列车，巨大的惯性使得他的身子在空中猛烈地摇晃了几下，最终，他爬了上去。苏克雷一只手扒住车门，另一只手伸向下面的迈克尔：“上来！快！他们快追上你了！”

迈克尔的体力已经不支，眼看着苏克雷伸来的手越来越远。前方绕道而来的贝里克已经用枪瞄准了他，迈克尔来不及多想，纵身向列车上一跳，在空中抓住了列车车厢尾部外沿的一节铁梯。铁轨另一侧的林肯焦急地看着这一切，刹那间，他瞄准时机，攀上了这节车厢另一侧的铁梯。

“下来，斯科菲尔德！”贝里克端着枪，愤怒地吼道，“不然我就开枪了！”

迈克尔的身体悬在铁梯上，完全暴露在贝里克的枪口下。突然，一只粗壮的手从车厢连接处伸了过来，牢牢地抓住了迈克尔的胳膊，将他猛地拉了进去。与此同时，贝里克手中的枪响了！

子弹呼啸而来，打中了迈克尔的衣襟！时间仿佛在这一刻缓慢起来，弹头挤进纤维中，穿过衣襟，撞到车厢的铁皮上，迸发出强烈的火花……隔着飞驰的列车，异常愤怒的贝里克眼睁睁地看着迈克尔与林肯跳下火车，消失在对面的丛林中。

五个人继续拼命一阵狂奔，不知跑了多久，直到丛林深处，才停了下来。

“我想……我们暂时……甩掉他们了……”苏克雷双手扶住膝盖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你看到后面紧追不舍的那些家伙了吗，他们……简直像幽灵一样！”

“幸好他们目前能做到的……只是紧追不舍而已。”迈克尔警觉地盯着四周，安慰着苏克雷。

“百元大钞”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抱怨道：“我们还要这样逃多久？像牛仔一样翻越火车、连个小便的时间都没有……而这一切，都要归功于阿布鲁兹那架神奇消失的飞机！”

“嘿，你永远也上不了那架飞机，伙计！”阿布鲁兹白了“百元大钞”一眼。

“还有你，”“百元大钞”的矛头指向迈克尔，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去哪儿，斯科菲尔德！”

“我能去哪儿？”迈克尔蹲在地上，反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或许是犹他州？”“百元大钞”提高了音量，“你打算何时告诉我们钱的事？”

“钱？什么钱？”苏克雷好奇地问。

“查尔斯·韦斯特莫兰的那五百万美金！就埋在犹他州的沙漠里！”“百元大钞”叫道。

迈克尔站起身，摇了摇头，准备出发，丢下一句，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！”

“你希望我不知道，对吧？”“百元大钞”从地上爬了起来。

“嘿，你们到底在谈论什么，什么钱？”苏克雷跟上队伍，边走边问。

5月19日上午9点53分，芝加哥南部丛林，距卡拉麦特河7英里处，芝加哥，伊利诺伊州

那辆不合时宜的列车被紧急叫停，此刻，大量的警察出现在列车旁，增援的警犬在列车车厢的上上下下一阵猛嗅。

马洪走下黑色的雪佛兰SUV，伸手接过了助手艾夫斯递来的迈克尔·斯科菲尔德的资料。

“结构工程师？”马洪一张张翻看着迈克尔入狱体检时拍的赤裸着上身的照片，如此密密麻麻的文身令马洪感到无比震惊，“他们中间竟然还流行这个？”

“这么多文身……”艾夫斯也不由感叹道。

“也许不仅仅是文身，”马洪将照片晃了晃，“你觉得要文成这样，需要多久？”

“几百小时吧，”艾夫斯皱着眉头，不确定地边走边说，“200个小时？”

“无论如何，给他文身的那名文身师，一定与他接触了很长时间！”马洪将照片递给艾夫斯，“去把这个人找出来！”

艾夫斯走后，马洪靠在雪佛兰上，摘下墨镜，忽然，他看见贝里克队长正经过这里。

“贝里克先生！”马洪主动向他打招呼。

“不要和我说话！”贝里克气鼓鼓地继续向前。

“没问题，”马洪看着走过去的贝里克，低头擦着墨镜，“但是，你的态度会把我们的合作搞砸的！”

“合作？”贝里克突然停了下来，回身望着马洪，“我带队冒险搜寻，滴水未进，而你却站在舒适的礼堂里开新闻发布会！”

“我只是在借用媒体这个工具，”马洪解释道，“它会比冒险搜寻更快地将逃犯抓回来。”

“我们不需要你！”贝里克靠近马洪的脸，愤怒地说，“我们正热火朝天地追踪逃犯，逮住他们只不过是时间问题！这是我的案子，而你——你不过是抹了黄油的香草派——谁都知道，那不是正餐！”

“可是，贝里克先生，”马洪盯着他愤怒得几乎喷得出火的眼睛，“我发现，你们热火朝天的追踪有一个问题……那就是，你们只能在他们身后热火朝天！”

贝里克脸部的肌肉猛烈地抽搐了几下，“哼，你等着瞧好了！”

5月19日上午11点10分，芝加哥大学医院，芝加哥，伊利诺伊州

萨拉·邓克萊蒂安静地躺在病床上，安静得有些令人担忧。医生不止一次地对关心她的人表明：“由于注射了过量吗啡，她现在能不能活下去，要完全靠她自己了。”由于八名犯人刚从狐狸河监狱越狱出逃，现在关心萨拉的人，并非都是她的朋友。

昏迷中的萨拉，脑中不断闪现着一段段影像，这些影像不知从何时起便存在于她昏睡的大脑中，快进或重复，与病房中安静的她形成鲜明反差，仿佛剪辑失败的电影。迈克尔·斯科菲尔德是这部离奇影片中唯一的男主角——事实上，这部影片只有两个人存在，迈克尔与女主角萨拉在“狐狸河”医务室内的相识相知；那缠绵的热吻；萨拉在车里时异常激烈的思想斗争；一次次扎进迈克尔皮下、送入胰岛素的针头；迈克尔极其复杂的文身与冰凉的肌肤……这些繁杂无序的镜头越闪越快，突然，随着一股纯氧猛地冲开肺叶、注入胸腔，萨拉猛地睁开了眼睛！

感谢上帝！她终于醒了过来——至少，医生、父亲、密友与FBI都这样认为。虽然心率与血压都显示正常，但医生出于安全的考虑，还是要求探员福蕾半个小时后再进入萨拉的病房。

“你被认为是从犯，你知道吗？”福蕾站在病床前，一脸严肃地望着萨拉，“这已不是什么新闻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现在脑子很乱。”萨拉半倚在床头，看起来十分虚弱。

“你故意没锁医务室的门，让斯科菲尔德从那儿跑掉……是这样吧？”

萨拉沉默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很自然地摇摇头，“当然不是！”

“你有没有与斯科菲尔德发生过性关系？”福蕾接着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但是，你对他有好感，不是吗？”

对于这个问题，萨拉选择了沉默。也许，在她的内心，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。福蕾显然不想让刚刚苏醒过来的萨拉，再次被沉重的事实压昏过去。所以，询问了几个问题后，她便离开了。然而，当萨拉通过报纸得知，当晚除了迈克尔之外，还有七名犯人一同逃出了“狐狸河”时，她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没过多久，凯茜·维奇来到了萨拉的病房前。尽管她穿上了便装，但是，有两件事情依然没

有改变——她的体重和对萨拉的挚友之情。

护士告诉萨拉，有人来探望她，萨拉放下了手中的书，望着半敞的门。当凯茜略带歉意地走进来时，萨拉迟疑了一下，随即露出微笑。

“来探望的不是他……让你失望了？”凯茜努力地笑着。

“没有，我还以为是我父亲来了。”萨拉连忙说。

凯茜将一件黑色风衣随手挂在了衣架上，“我给你带了一件外套，我想你会用得着。”

“谢谢你，凯茜。”萨拉说。

“还有你的包，落在了医务室。”凯茜将包放在病床边，坐了下来。

萨拉看着包，低下头，将手缓缓伸向凯茜，凯茜紧紧地握住了萨拉的手。

“我猜，这回我惹大麻烦了，对吧？”萨拉自嘲地笑着说。

“我得向你道歉，亲爱的，我……”凯茜艰难地说，“我……你知道，他们用我的工作来威胁我，如果不告诉他们是谁没锁上门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”萨拉打断了凯茜的话，“这不怪你！人总不能把自己的过错，怪罪在别人头上！”

凯茜欣慰地笑了，长舒了一口气，“萨拉，你知道吗，所有在监狱工作的人里面，你可不是第一个对犯人有感觉的人！”

萨拉笑了起来，将头向后靠在斜起的床头。

“可是……”萨拉的笑容渐渐融入一丝哀怨，“我猜他一点儿都不在乎……”

为了让萨拉多休息，凯茜待了不一会儿就离开了。萨拉靠在床头，伸出胳膊，慢慢拿过自己的包，打开来，随意翻动着。也许，她要找的仅仅是对往日平静生活的回忆。然而，她却在包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只洁白的纸鹤。她当然认得这纸鹤，至少在“狐狸河”，只有一个人为她折过。

萨拉思绪万千地摆弄着纸鹤，突然，她发现纸鹤左侧的翅膀下，赫然写着一行小字。

我有一个计划，可以使一切变得完美。

这排小字的下面是一排排无序的黑点。萨拉望着这一切，不禁皱起了眉头……

5月19日下午14点07分，卡拉麦特河下游某码头，芝加哥，伊利诺伊州

这座小码头不过两百多平方米——如果你能叫它码头的話——完全由圆木桩和破铁皮搭建而成。迈克尔与哥哥林肯坐在码头边，正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。

“我们得想办法甩掉他们，”林肯望着眼前宽广的卡拉麦特河，“不然，目标太大，被警察追到是迟早的事！”

“恐怕不行！”迈克尔盘膝坐在地上，双手扶住头，“他们知道犹他州的秘密。况且，如果他们被抓，在警方的逼供下，也一定会说出我们的去向……”

林肯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“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让他们不要再惹麻烦，”迈克尔转过头，望着正在远处休息的三个人，“直到我们到达犹他州为止。”

“你真的认为钱会藏在那里？”

“我并不是非常了解韦斯特莫兰，可是，他临死前，”迈克尔看着林肯，认真地说，“没有理由说谎，而且，那里面还有他女儿一份。”

“假如我们真的拿到这笔钱……”

“就逃到墨西哥去！”迈克尔露出久违的笑容，“全程都乘坐大巴的二等舱，一路颠簸，直到巴拿马！”

林肯也笑了，“你说过开潜水用品店的事，难道还真当真了？”

“当然，我现在一点儿都不介意——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，我们在吊床上度过！”

林肯不禁放声大笑。望着河水，快乐的思绪渐渐地回归到现实中来。“迈克尔，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搜捕我们。如果得不到帮助，我想我们去不了巴拿马或犹他州。”

“帮助？在这件事上，我想维罗尼卡帮不了我们，虽然目前看起来，她是唯一的希望。”

“或许她会的，迈克尔。”林肯说，“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没有钱，没有普通人穿的衣服，没有……”

“这些我早就安排好了！”迈克尔打断了他的话，及时抑制住这种消极思想在林肯脑中蔓延。

“哦？阿布鲁兹的飞机不是我们全部的希望吗？”林肯问。

“他的飞机只是 A 计划，我们还有 B 计划。我们需要的一切——衣服、钱……”

“在哪儿？”林肯略显吃惊地问。

迈克尔没有回答，而是望了一眼左手腕上的文身，站起身，冲远处的三个人喊道：“嘿，该出发了！”

“嘿，”“百元大钞”回应道，“我们只休息了十分钟！”

“如果回到‘狐狸河’，你将拥有大把大把的休息时间！”迈克尔不耐烦地丢下一句话，迈开疲惫的步子，率先走入林中。

“我们去哪儿？”苏克雷从地上站起来，紧随迈克尔的脚步。

“去一个不用再东躲西藏、可以让我们光明正大做市民的地方。”迈克尔在前面边走边回答。

“你是说天堂吗？那儿的路可不近！”“百元大钞”小声嘟囔着。

突然，走在最前面的迈克尔停下了，原来，在他前方约三米远处，猛地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小女孩儿，她满头金发，稚嫩的脸上挂满天真。此刻，这个小天使好奇地歪过头，打量着众人，随即伸出小手朝他们摆了摆：“你们好！”

“你……你好！”苏克雷回答道，紧张得仿佛第一次同女性打招呼。

“嘿，你好吗，小天使？”“百元大钞”走过来，蹲在她面前。

“你们在干吗？”小女孩好奇地问。

“我们？嗯……在钓鱼！”

“可是，你们不需要渔竿吗？”小女孩显然没看到钓鱼所需要的装备。

“那个……我们用手来抓鱼。”“百元大钞”边说边摆出抓鱼的姿势，可看上去活像要按死一只豹子。

“嘿，”迈克尔小心地从后面踱过来，“小可爱，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吗？”

“我在打猎。”小女孩耸耸肩，回答道。

“格蕾西！”这时，一个成年男子的呼喊声从不远处传来。

“爸爸——”小女孩回头清脆地应答了一声，一个手持双管猎枪、穿着花格衬衫的金发男子突然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。金发男子瞪大眼睛，望着眼前的一幕，猛地端起枪向这边冲过来，并高声叫道：“快离开，格蕾西，快跑！”

迫于那支猎枪的威慑，众人顿时一动也不敢动。“百元大钞”举起双手，慢慢站起身，远离了小女孩。

“你们是狐狸河监狱的逃犯，我认得你们！”男子举起猎枪对准众人，手指紧张地扣在扳机上。

迈克尔走上前，刚想要说什么，男子猛地将枪头对准他，叫道：“一步也别动，否则打爆你

的头!”

千钧一发之际,阿布鲁兹不为觉察地向前移动了几步,猛地拔出腰间的左轮手枪,对准了身前的小女孩!

“放下枪,放下!”几近疯狂的金发男子将猎枪对准阿布鲁兹,大声吼道。

“你先放下,否则,有个人的头会爆掉!”阿布鲁兹飞快地抓住小女孩,用枪指着她的头。

“约翰,放下枪,你会让事情变得更麻烦!”林肯在后面喊道。

“闭嘴!”阿布鲁兹喊道,随后,他狠狠地瞪着眼前这位近乎发狂的父亲,“我数到三,如果我看不到有人有父爱,我就毙了这个小可怜儿!”

金发男子咬紧牙关,手中的猎枪开始颤抖起来。

“一!”

“别这样,约翰!”迈克尔叫道。

“二!”

突然,男子猛地将猎枪扔到了地上,他的目光中满是哀求,他望着阿布鲁兹,恳求道:“别伤害她,求你!”

“和你的宝贝女儿一样乖。”阿布鲁兹如释重负地冷笑了一下,随后,他回头望了苏克雷一眼,命令道,“去把猎枪捡回来!”

苏克雷连忙跑过去,在金发男子的眼皮底下拿走了枪。

“不要伤害她!”金发男子用手指着阿布鲁兹,“否则,你……”

“嘿!如果我是你,就会把嘴闭上!”阿布鲁兹粗暴地打断了他,随后,他放开了小女孩,“跑回到你父亲那儿去,好孩子!”

小女孩哭着向前跑去,一下子扑进金发男子的怀里。男子双手抱起她,紧张地望着众人,“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,我刚才什么也没看见!”

“你的车在哪里?”迈克尔走上前,伸出手。

“在路边。”男子掏出钥匙,丢在他手里。

众人紧随迈克尔,纷纷离开了这对父女。一辆1978年产的大切诺基就停在深林边缘的公路上。众人跳上车,发动了车子,一路向西驶去。

“上帝,用枪指着一个还不到十岁的孩子!”“百元大钞”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,回身对阿布鲁兹喝道,“你难道没有良心吗?要知道,我也有个这么大的女儿……”

“嘿,我也有一个女儿!”阿布鲁兹回敬道,“可是,如果我刚才不那么做的话,你结实的屁股已经坐在回‘狐狸河’的警车上了!”

迈克尔拍拍正在开车的林肯,“前面右转!”

“等等,我们这是去哪儿?”“百元大钞”问。

“奥斯威戈。”迈克尔望着前面的路,回答。

“那是西部啊,可是,我们最好先去东部,我的家在芝加哥!”“百元大钞”表示反对。

“真高兴除了你,没有任何人知道——包括警察!”阿布鲁兹讽刺道。

“去纽约怎么样?”苏克雷在后座上怯怯地问,“我的女友怀孕了!”

“他们肯定也知道你的这个弱点,正在纽约守株待兔地等你出现!”阿布鲁兹教训着苏克雷,“学聪明点儿,小子!”

“我们哪儿也不去,就去奥斯威戈!”迈克尔说。

“可是,奥斯威戈不在你说的那个方向!”“百元大钞”提醒道。

“问题不是奥斯威戈在哪个方向，”迈克尔狡黠地一笑，“问题是奥斯威戈有什么。”

5月19日下午15点15分，芝加哥南部丛林，芝加哥，伊利诺伊州

抓捕小队已经在警犬的带领下，越过铁轨，继续向前追去。贝里克一直守在铁轨旁，在与大部队会合后，他决定沿着抓捕小队的路径继续追踪。贝里克提着手中的霰弹枪，正要率队跟进，突然，狱警路易斯递来了一份资料，“队长，这是斯科菲尔德的信用卡记录。”

“他人狱前曾在威尔县花了一大笔钱？”贝里克抓过资料，边看边疑惑地问，“为什么那个芝加哥的混蛋会远道而来，短短一个月内，在这八个项目上花费如此之巨？洗车、语音信箱、保管费、汽车中心……”

“我们已经派人去查了。”路易斯说。

“很好。”贝里克将资料折叠好，塞进警服口袋。

“FBI的人怎么办，需要给他们一份吗？”路易斯问。

“让他们去见鬼好了！”贝里克吼了一句，算是回答。

这时，另一名狱警匆匆跑了过来，“队长，树林那边的猎人报案说，刚刚看见过逃犯中的五个人！”

得知这个消息，贝里克立即跳进警车，加大马力，向报案人的位置驶去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找到了那个简易码头。

“是你报的案，伙计？”贝里克推开正在录目击者口供的警员，粗声粗气地问那名手持猎枪的金发男子。

“是的，我和女儿都吓坏了……现在还好。”很显然，他也被贝里克吓坏了。

“他们抢走了你的车？”贝里克追问道。

“是的，一辆银色的大切诺基。”

“车向哪边去了？”

“往北去了，通往奥斯威戈的那条路。”男子伸手一指。

“奥斯威戈？”贝里克瞪起眼睛，想了想，伸手从兜里掏出那份斯科菲尔德的“购物单”。

资料上清楚地显示，斯科菲尔德入狱前在奥斯威戈租了一间名为“爱伦私人仓库”的小型仓库。

“很显然，”贝里克念叨着，“他们要去那儿拿东西，婊子养的！”

收起资料后，贝里克冲着周围的警员喊道：“出发了，伙计们！我们去奥斯威戈！”

5月19日下午16点08分，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分局，伊利诺伊州

马洪传讯了那位给迈克尔·斯科菲尔德文身的女郎，现在，一身黑色低胸装的她就坐在马洪的办公室里。

“我得说，你是个艺术家，希塔！”马洪坐在办公桌上，想在轻松的气氛中展开审讯。

“哦，他才是！”希塔笑着回应道，她的手里拿着马洪提供的迈克尔体检时的照片，“整个文身的图案都是他亲自设计的，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得相当苛刻！看看这个……冈西斯汀小教堂！呵呵，我知道那家伙是个工程师之类的人，可是，看看他在艺术上的造诣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！”

“也许，你能和我说说他的一些情况？比如性格？”马洪问。

“他很酷，对任何细节的要求都很苛刻——是个完美主义者！”希塔边说边用手比划着，“他要求我文得与他画得一模一样……其实，你知道，我一直对这件事情有自己的看法……在这些

文身里一定包含着一些事情。当然，这只有上帝和他自己清楚。”

马洪看着那些照片，点点头，忽然，他抬头问道：“我们有你的电话号码，对吧？”

“当然！”希塔点点头。

“那好，我会和你再联系的。”马洪从桌子上下来，礼貌地替希塔打开了办公室的门。

“福蕾，”希塔走后，马洪在门口叫了一声。

“那条很长的公路叫什么名字，就是我们去监狱时走的那条？”当福蕾走进办公室时，马洪盯着一张照片，急切地问。

“我想是英格兰大街。”福蕾回答道。

“还有两条呢，”马洪的呼吸开始急促，“就是在狐狸河监狱旁交错的那两条？”

“费兹大街和佩尔西梅大街，怎么了？”福蕾奇怪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谢谢你，福蕾！”马洪收起照片，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。

迈克尔在斯利特维尔区的家并不难找，当马洪带人来到这间紧靠芝加哥河的公寓时，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。

“他就住在这里？”马洪站在迈克尔的家中，透过房间内的落地窗，望着黄昏下的芝加哥运河。

“是的，”艾夫斯回答，“直到两个月被捕前，他一直住在这里。”

马洪转过身，开始在空旷的房间内四下望着，口中喃喃自语，“母亲去世了，父亲是个无业游民，这个世界，除了哥哥林肯·巴罗斯，斯科菲尔德一无所有……”

忽然，马洪发现房间北面的墙上，布满了数以百计的小孔。马洪立刻走了过去，伸出手，指尖在这些看上去由摁钉留下的小孔上缓缓划过。“这次越狱，他似乎计划了整整几个月，直到万事俱备，然后，立即销毁所有证据……”

就在马洪转身的一瞬间，他望着远处的芝加哥运河，眨眨眼睛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“派潜水员去河里搜寻一下，看看能发现什么！”

艾夫斯立即打电话安排潜水员，这时，一名黑人探员从外面走了进来。

“打扰您一下，长官！”他尽量加快自己的语速，“您要查的事情有结果了——‘施韦策’是一家制作梳洗台的公司。”

“谢谢你，西蒙！”马洪点点头，目光落到桌子上的照片上面。

“有什么关联吗？”艾夫斯侧过头问。

“斯科菲尔德卸掉了牢房中的梳洗台，从那里进入了管道。”马洪伸出手指，指着照片上的某一处文身，“‘艾伦’螺钉便是那把‘螺丝刀’，这种吻合很神奇，不是吗？”

艾夫斯顺着马洪的手指，看见了照片中的那处文身，刻着有些抽象的英文单词“施韦策”与“艾伦”。

“真令人难以置信！”艾夫斯不禁感叹道，“刚才在车里，您提到文身中有监狱外那三条公路的名字，我还以为仅仅是个巧合！”

马洪将双手按在桌子上，出神地望着那些照片中的文身，沿着一条貌似逃亡路线的线索观察着，突然问道：“‘时机成熟的树林’？附近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吗？”

“我马上派人去查。”艾夫斯说。

就在这时，探员西蒙又走了进来。“长官，我们的人说，狱方正独自赶去奥斯威戈！”

马洪立即收起照片，跑了出去。在下降的电梯中，马洪掏出手枪，默默地拉了一下枪栓……